

各國不同，生活端重，涉筆成趣，讀後說明，婉約深致；予爾漸次，胸心舒暢。寫出了和平時代青年生活，普通人物的心風實。如後開列人物，也三言兩語，

BEN SE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色/惠雁著.--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468-0118-6

I.①本… II.①惠… III.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5030 号

本色

惠雁 著

责任编辑：江少敏

装帧设计：石璞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网网址：www.dhlapub.com

投稿信箱：jiangsm1983@126.com 编务信箱：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4.75 字数 470 千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978-7-5468-0118-6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色》自序

惠雁

生活的水满满漾漾荡上来，时光的海岸波平浪静。

人来人往，我们皆是水边的蜉蝣。我在水中，我在水岸上：审美、审丑、审痛、审凉、审热。

以纯粹的态度来对待精神领域的一些事，以更为纯粹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具体来说眼下这卷《本色》，这是我在写作之初直到校定最后一个字时的想法。

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延安公园里第一朵迎春花开是在 3 月 18，真早啊，花开这么早会受冻的。我蓦然想起了故乡一个极美的女子，未婚而育，少小年纪就这样踏开了一生的路。

那个春夏，中篇小说《痴女花儿》由计划里的 3 万字而迅速至笔底的 7 万字。到此际，中篇《痴女花儿》已经无法再写下去了，大姑娘穿不了儿时的小衣裳，我把一切都打散了，重新来写，痴女子花儿只作为这卷小说的一个根系。是否正根正系呢？请各位看官看了再说。

《本色》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农家院里的长子，一个资质超群的知识分子，他捧出一江春水样的诗情来，想要一份纯粹的恋爱，结果是一生抱恨；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代价，想在仕途上建功立业，结果是抱愧；他想富甲一方，结果是抱憾；他想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乡亲，结果是躲着父母不敢去见。他想一生仅仅痴爱一个女人，却与多个女人有了说不清、摆不脱的关系。

在小说中，有许多人物挣扎在各自的命运里，这命运是由性格而至，还是有环境而至？沉溺于生活里的人像在半梦半醒之中，醒了的人又能怎样？审爱、审恨、审悲伤。

也许，小说“应该”写家仇国恨，生离死别，但我的小说中只是最平常、最平静的生活，我甚至没有让任何一个人物牵涉到大的病痛。我想，就去除了战争和疾病，让我的小说人物们放开了脚步去寻找幸福，感知人生的意义。

幸福在哪里呢，他们找到了吗？

也许，我写的只是杯水微澜，看这杯水中的微澜如何将人的心灵倾覆、裹挟于狂涛之下。

小说中的一切，仿佛都不是按照戏的要求来设计的，一切的人物、故事情节是自然而然成为现在这样。这既像是生活本身的奥妙，我想也是小说的技巧。

如果，《本色》尚有一二可取之处，这深切得益于我的几位益友对此书的建议与批评指正。如果，《本色》略微成器，我要说，《本色》只是通过我而来，它更是来自陕北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自这丰富深沉的生活！

小说初稿完成那一天，也曾浓茶添补辛酸泪，一时置换出数十行无题诗，然总觉未能尽兴，过后又不能续作，故成为无头无尾诗。那么，就将这无头无尾诗选几行录来，作为这一篇自序的结束。

无题

1

一言难尽尽不言，
三十万言道略微，
吟尽女子眼底事，
笔端带笑字里泪。

2

潜然清泪下，
半为相思半为志，
相思非志！
字字相思句句思，
枕上写下泪里澄清，
何须他人识滋味。
自古文字兴浓艳，
谁将字句蘸血泪，
长平川里那女子。

.....

2010年9月16日午眠醒来

清润 惠雁

2011-4-12-14 于延安

目 录

《本色》自序	1
第一章 有女如花.....	1
第二章 夜是舞台	44
第三章 离殇	52
第四章 窑洞婚礼.....	85
第五章 异乡客	105
第六章 情易惑	137
第七章 空谷有佳人.....	157
第八章 哭黄河	175
第九章 绝情	192
第十章 大地的女儿.....	204
第十一章 妄自情多.....	224
第十二章 谈判	245
第十三章 痴心山谷.....	262
第十四章 强弩	271
第十五章 旧爱新恨.....	277
第十六章 至真浪漫.....	298
第十七章 别恨	311
第十八章 春茶	334

第一章 有女如花

1

长平川，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仿佛亘古就有、千年不会变的样子。一代代人在这里上演着生命的故事，不同的只是换了人物，相似的是那些故事，那些悲欢，但每一个生命的感觉里，自己都是开天地以来无可替代的崭新生命。

小镇有窄窄的一条街，又有国道从小镇边上淡然擦过，可小镇却热情地拥抱了这一段国道。每逢集日，这一街一道就挤得水泄不通，住在公路边的人家常为到不了公路对面去取个柴炭而犯难。就是在这样的繁华之地，花儿也算得上是个人物：李斌家的女子花儿有着出众的美貌，遗憾的是，花儿有点傻。

镇上的老一辈人可不这么认为，花儿的模样那般清俊、水灵，这样俊美的姑娘怎么会傻呢？青涩的小伙子们却谁也不愿和花儿说话。花儿到底傻还是不傻，这让小镇的闲人们颇费猜疑。相熟的女人们见了花儿的容貌，知道了她的性情里的痴弱，私下里说：可真是李斌的纯种女子。

四月，长平川才真正睁开了春天的眼，大田里菜苗一芽儿、两叶儿，清新如才看真了的一个梦，坡上山桃花粉嫩，连翘花娇黄，风里的一点热意也扑上人面，惶惶的叫人生出莫名期待。

这样一个春气上升的时节，花儿要和女孩子们一起出远门了。和所有青春的姑娘一样，花儿即将开始她精彩的、或只是着色的人生。可花儿怎么会意识到这一点呢，花儿只是觉得小镇的山川河流，树木鲜花、猪羊猫狗一时间都知道了她要出远门，都在无声里跳跃着欢送她。

花儿和琴琴、红红、冬芳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打工，那里有着满山满坡的草地，无数的养羊场，差不多每个养羊场都要雇人，电视上都播好几回了。

吵吵了几天，女孩子们和家长们终于达成了一致。其实，这也只是个过场，小镇上是有几片不薄的水田，可人多地少；孩子们大了，不上学了，呆在家里又能怎么样呢，就让出去走走吧。

花儿就要出门了，像大河的源头滴出了第一滴水，开始了涓涓一线细流；花儿对自己的出行无比兴奋，仿佛是一条大船起航，驶向理想的彼岸。

花儿虽然出脱得美人一样，那傻气似乎并未减去多少，但一个傻姑娘也有自己的人生，就像一朵草花也有自己的芬芳，何况花儿可不是一朵草花，花儿的美丽叫人惊奇。

美人如花，愉悦世人的眼；美人如灯，照出了世态，更照出了男人的态；在美人这一强光

透视下，男人成为灯光里的昆虫，经络羽翅丝毫毕现。花儿是如此单纯的一个美女子，正如同一种稀有的清澈强力的光。

花儿将几件衣物装进那个闲置了一年的大书包里，弟弟根儿夹着几本书边往出走边说：“姐姐，不行你就早点回来，我来接你！”父亲李斌递过一卷钱来，一句话没说。花儿抬头才见父亲的眼圈红了，花儿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只见妈两片薄而有楞角的嘴唇在飞快地翕动，恶狠狠的声音像是被什么夹住了，轻重不一地挤出来：“松包样子！也不晓得哪里来的那些尿水子，你能把她放在家里养一辈子？不是你那个窝囊样子，也生不下这么傻的女子！”

李斌不只是一般的流泪，李斌伤心已至不能语，他的女儿带着超出常人的美貌、却不及常人的智慧出门去，做父亲的一想起这事来就不能不伤心。前几天红红她爸问：“你家花儿也出门去呢！”那张精明的脸上霎那闪过一笑，李斌一想那个万恶的笑来，刀子剜心一样。

千般珍爱的一个女儿，也这样的生下来，也这样的养大，如今只能放她到尘世里去，让她在这个世间受尽磨难。但愿她不要败得太惨，不会在这个险恶的世俗里全然输尽。

花儿的父亲李斌是个俊秀的男人，从十八岁起就在女人们铁刷子一样的目光和嘴皮子里过活。因为生得腼腆，又没有能力与人斗狠，他的俊秀成了男人和女人们打趣和嘲笑的对象；被花儿妈折翠巧耍尽手腕强迫迎娶的经历，更让这个男子的心灵尚未强健就被击垮了。

花儿是有些傻，连疼爱她的父亲也不能不承认，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花儿就只学一门功课：语文。除过语文的所有课堂上，花儿都美丽、安静地坐着，竟然也坐过了初中三年，多亏是那样样精明的妹妹枝儿和她坐在一个教室里，带着她走完了这一个过场。

在家里，总是妈和妹妹枝儿骂花儿傻；在学校里，却没有人敢说花儿傻，因为她是枝儿的姐姐。谁要敢说一句花儿傻，枝儿会将他家祖宗八代翻过来搅拌着骂。新来的物理老师不知底里，说李花儿的作业就不要再交了，枝儿噌地在课堂上站起来，质问老师是只李花儿一个不要交作业了，还是全班同学都不要交了，还是从今往后所有的学生都不要交作业了？

下课了，花儿如同当风的纸风车一样呼呼跑进厕所，这是一个未被教导的少女天真蛮野的步态，浑身的各个部位都在夸张地用力，以完成快行的目标。她想余出时间和大家一起玩，迟了她们就不许她参加游戏了。

厕所里少有的空空荡荡，花儿一把从衣袋里拉出一团纸来，铺在地上三折两折，折成了长条。花儿刚刚迎来了她少女的初潮。

“那样可不好，那样不卫生！”厕所里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花儿左右一看，这声音的确是对她说的，角落里站着的是历史老师的妈妈，她和历史老师一样戴着眼睛，花儿几次见她在校园里行走，步态缓慢端庄，花儿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她那样走路，以至于花儿不敢从

她身边走过。花儿第一次听别人这样温和从容地对她说，这缓慢里自有一股力量让花儿一时忘了分秒必争要赶去的游戏。

花儿把那叠纸拿起来，紧张地望着老师的妈妈。

“这样，再这样，对！”老师的妈妈在空中比划着，依旧是缓慢的语调。

“那纸不能放在地上，地上有多少细菌呢，就是膝盖上也不干净，要洗净手折才好。”老师妈妈又说：“女孩子那个地方一辈子最是应该干净的。”

花儿虔诚地听着，羞愧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她缓缓站起来时，甚至仔细整理了整理上衣。

老师的妈妈说：“可真是个好看的姑娘！十几了？一身衣服最好不要多于三种颜色，衣服还是素色的好。”花儿看着自己的红格子上衣，绿色长裤、天蓝色袜子，黑布鞋，紧张得连连点头，不知怎么就向老师的妈妈鞠了一躬，转身便跑。身后传来依旧平缓和蔼的声音：“别跑，慢点走！”

出了厕所就是操场，大课间的二十分钟本是不可以放弃的一次痛快玩耍机会，可花儿一直走过操场走出了校门，有许多思绪在她头脑里生发出来，花儿颜面潮红，眼睛湿润。老师的妈妈，仿佛是以手轻轻的抚着她的头顶，告诉她从未有人说过的道理，这让她羞愧、激动。

校门外的桃花开了，一树树远看一片红红粉粉，近看清淡淡雅。花儿这时觉得桃花是如此美好，桃花只有一种单纯的粉红色。

折翠巧不久就看出了女儿的变化，大声的笑说花儿那死女子好像一下精明了，少言寡语，行动稳重，突然间就长成了大姑娘。单是说那穿衣服，比村里精明的女子还要讲究，陌生人见了只怕一时半会儿看不出她的傻来。李斌因此更是盼望女儿凭着出众的模样，能尽快在附近村庄订下一门亲事，可女儿却要出门去打工，那当妈的不但不阻挡还极力撺掇，这当妈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李家的两个女儿，一个精得过了头，比她妈还要精一百倍；一个傻得叫人犯了愁，比她那怯弱的父亲还要无能。都说折翠巧太能干了，一个肚子生出两样的女子来，怕是哪里借得枝儿这么个种。这些话作为丈夫的李斌明里暗里的听多少回，却是敢怒不敢言，折翠巧语快声高，结婚不到一年便完全控制了家里的话语权，不用说一件事，就是一句话的声调高低都得由她来定。

坐了两天车，花儿和琴琴她们才到了红红远房姨妈所在的草业公司，姨妈很快给她们介绍了一家养羊场。

一路上，凡是她们一同出现时，人们一律都将目光越过红红等，停留在花儿脸上。不过她们谁也没有嫉妒花儿，她们是和花儿一起长大的伙伴，知道花儿不过是个白瓷人儿，只是外表看着漂亮，可时间一长，别人就会看出她的傻来。花儿之所以不说话，一定是怕露出傻气来。她们仨任凭谁不比花儿强呢。

出了县城，她们搭乘一辆三轮车去几十里外的周湾养羊场，三轮车在蹦跳，仿佛把女孩子们的心颠到很高很远的地方。女孩子们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山全不似家乡的那样陡而零乱，而是懒散地斜卧成了舒缓的脊梁，山上全是绿色，远处望是一丛一丛的浓绿，近处才看得见一点黄白色的地皮。一路上总是同样的景色，这几十里路显得很长，开三轮的人不会是骗她们吧？

花儿却睁大眼睛，唯恐哪一个山头的绿色她没有看到：怎么会这么多的草呢，是谁有着这样的神通种出这样多的草呢！

三轮车不再蹦跳了，平稳地穿行在川道里，花儿早看见川道里的草比山坡上更密更绿，风吹来，整个川道里的草都在弯弯腰，点点头。花儿跳下车就去抚摸那厚厚的苜蓿草，出神地说：“真软，真香，真多！”

红红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冷笑道：“又冒傻气了，从来没听人说过草还会香，敢情你是驴变的！”

红红也有着花儿一样的细长身材白白脸，只可恨眼睛极细极小，就像那眼睛本来懒得长，只勉强划了道缝儿应个景似的；加之鼻子又小又瘪，下巴尖峭，初看给人一种戴着面具的感觉。可红红视力一点不差，心眼又精明，眼光一扫就足以知道别人对她的观感，虽说并不生花儿的气，但这毕竟是她们走出校园后第一次面对陌生人，这些陌生人是这样的没眼光，他们从前座上扭过头来看花儿，又行长长的注目礼送花儿下车，这些人还真将花儿当美人了。

花儿习惯地怯弱地笑了，她知道自己又犯傻了。

琴琴十指梳拢着头发说：“出门了，咱们应该对花儿招呼些。”

“就是，要是枝儿在，你敢那样说花儿！”冬芳也用一方小手帕擦着脸上的灰尘。在去一个新的环境之前，女孩子们下意识地尽可能装扮着自己，只有花儿，被那绿绒毯一样的草迷住了。

养羊场在一个低缓的山坡上，整整齐齐两排羊舍，不过羊舍里羊子并不满。带他们参观的

老张说这里可以养 1000 只羊，眼下正在往回调一种新品种的羊。花儿她们四个人的工作就是每天负责给这些羊添料加水，割草拉运的活儿由十几个男工来做。

老张带着她们去养羊场上面的院子里安顿好，但说这只是暂时，等过几天南场长回来看过了，才算是真正留下她们。红红说：养个羊还得考试吗？老张说：那可不行，这养羊场是人家投资大几十万建成的，人家能不当回事，先前也来了几个女娃娃，嫌累，干了两个月就走了。

花儿油然喜欢上了这一片润地风光，如此单纯而广阔的一片绿野，叫她的心舒展了，她想伸开双臂飞翔，想大口大口的呼吸这里的空气。她仔细向老张寻问养羊经验。故乡到处都是清泉浇灌的良田，连苜蓿草都见得很少，养羊对她们来说很是陌生。

南场长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会不会看出她的傻，单单只让她一个人走！

过了三四天，南场长还是没有来。女孩子们等得有些心焦，要是让走，不是白给人家效劳这些天么；花儿却盼南场长晚些时候来，等她学会了养羊，也许 would 让她留下。

正如花儿所愿，过了半个多月，她才看见养羊场来了一个人，微弓着背慢慢的向坡上走来，就像那坡很陡似的，又像他闲得啥事没有似的。这人不会是场长吧？花儿在远远跟在后面，生怕他发现了她。

果然，一会儿老张就喊她们到上院里去。南场长走出窑洞，看着眼前一溜四个年轻女孩子，微微皱着眉头，并没有说话，他也像那些陌生人一样将眼光落在了花儿脸上，就像他和花儿认识似的问：“不是说要来一个傻女子，怎么，她没来？”

琴琴、冬芳唰地将目光射向了红红，她们谁也没有想到红红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将花儿的傻告诉别人，告诉她草业公司的姨妈。红红低下了头，一时间院子里十分安静。

花儿憋红了脸：“就是我！人家都说我傻。”

“你不傻，你是俊！”南场长笑了，笑容亲切，就像老师在课间十分钟和她们说闲话时那样亲切友好。

南场长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场长，更像老师，像校长。

女孩子们的感觉一点没有错，场长南建设曾经当过一年多中学教师，后调往北山市北山区政府办当秘书，写了几领导讲话材料，很快当上了副主任，不久，正主任病休，正主任的位置名存实空，南建设便里里外外，青春得意地忙开了办公室里一应事务，那一年，南建设刚刚是而立之年。整个区政府大院从食堂大师傅到区长都知道，那正主任迟早是他的，不用说常务副区长就是他岳父，更不用说他是能干又肯干。南建设成为正主任简直就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好比姨太太进了府，不仅深得合府上下喜欢，还生了一连串的大胖儿子，不扶正简直就没有道理。

谁曾料想，就在这节骨眼上，如日中天的常务副区长岳父，突然查出了直肠癌，半年时光，岳父已经做了黄土中人；下葬未出一月，墓又被盗，一家人心力交瘁。妻子高丽娜只是哭闹个不停，说梦见父亲的棺材又被盗贼打开了；又怨建设办事不力，压根儿就未去公安局催盗墓的案子；又说建设没良心，只差打发建设天天夜晚守在墓前；又说她头疼犯了，要建设揉着才能入睡。建设精疲力竭的应对，三个月间，丽娜还是哭得浑身僵硬了两回。

家里乱得一团糟，很突然地，一份文件摆在案头，要办公室尽快收拾那闲置多年的主任办公室，另配办公设备，迎接新到的主任。新到办公室主任不是别人，正是新任常务副区长的外甥，原区委党校的讲师马速达。

建设感觉整个政府大院的空气都冻住了，众人的目光刹那间凉刷刷的，就像阳春三月突然落下了一场雪。那些曾经热情温暖的目光，曾经畅意的风、曾经明亮的天光月华全都消失了，即使在建设修改完那一篇篇区长、副区长的发言稿，于子夜归家时曾经畅意地吹拂过他的风去了哪里！

家也成了陷入僵持的战场，建设一向看不起深陷于家庭的男人，好男儿志在四方，好男儿就是该建功立业，但现在，他的人生主战场不得不移到了家里。家，是停泊休憩港湾，但建设的这个家从一开始就不是那样。不久，建设就深刻认识到：在家这个战场上，他是早就失去了高地，要在战壕里打胜反攻谈何容易，只有蜷缩着苟活，或者出逃。

在政府机关号召公务员分流经商，开发绿色工程之际，南建设决定离开那个他一天也不想再呆了的政府办大院。建设也想将这作为一种政治投资，或者他可以借着时机建立自己的经济。

建设十分笃定地选择了离开。

离开办公室前，建设用报纸将书、床铺盖住，建设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间小小的办公室，他何时再回来呢！

这时，有人推门进来了，却是区委办副主任袁建设。

南建设又拿开沙发上的报纸，招呼他坐。

那年，建设在偏僻的乡村中学里得知区委、区政府公开招聘秘书，就去应聘。虽说应考的人很多，但建设对这次应聘是志在必得。考试录取结果，竟然是两个建设：一个是白草寺中学的南建设，另外一个黄河中学的袁建设。袁建设生得黑黑的，高高壮壮，一攀谈，知袁建设与他同年，学的是历史专业，就是黄河岸边人。不久，就传出了袁建设与区委李副书记的女儿的婚事；接着，南建设也娶了高副区长的女儿高丽娜，一时间，区委、政府大院里将此传为笑谈，两个建设见了面也只觉好笑。

袁建设晚于建设三年提为副主任，袁建设与人不同的是，从认识到现在，非正式的场合从来不叫他南主任，或像有的人那样暧昧地叫他主任。袁建设只叫他“建设”，或“那、建设。”

“那、建设，咱今天下午喝酒去，就咱俩。”

“我哪里也不想去。”

“我把酒备好了，地方也订好了，咱俩慢慢喝，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咱现在就走。”

建设看着袁建设那黑黝黝的脸，憨厚的嘴唇，从来认真的神气，苦着脸笑了。

南建设还是谢绝了。南建设这些时间里只渴望在一个人面前喝醉，这个人不是袁建设。

南建设迟了半月才来养羊场，是为了一个极为不便提起的原故：他的脸被抓破了。要以刮胡子时划破了或在哪里擦破了，也实在不好掩饰。南建设是要脸面的人，只好在家里屈就了半个月，直到脸上的伤看起来就像“我兄弟的那个调皮小子，尽拿些刀刀枪枪，逗他一下，就往他大伯脸上划。”

妻子丽娜还是叫嚷着要他回来跑门路，跑到个局长、科长也行，养羊能挣得了钱吗？丽娜一边将鞋咚地扔在地板上，一边说：“你这养羊纯粹就是自我放弃，等过几年，这仕途上还有你的份儿！”听说养羊场又需贷款三十万。丽娜出口就说：“骨头里就是农民，就爱养个羊，你到死都是个拦羊小子。”这类似的话，丽娜这十年来是说顺嘴了的，是一边涂着口红一边说的，建设也是听惯了的，但没有想到自出了区政府大院，建设火气顿时大了：

“你给我往出滚，滚到你的当官老子那里去，少在我这农民小子跟前晃荡！”

“我爸爸尸骨未寒，你小子就敢欺负我！”丽娜连嚎带骂扑向建设，习惯性的半为撒泼，半为娇横，将建设的头当作拨浪鼓似的摇。这个举动触发了建设心中的怒火，这一刻，建设也意识到她的区长父亲死了，刚意识到这一点，一个耳光就上去了，声音如此之响，建设的手都有些发麻。建设怎么下了这么大的力。

十年，这是蓄积十年的一个耳光。

丽娜捂着脸，打着转儿跌在了沙发上。父亲去世不足一年，这个农民小子就敢这样下死力的打他，恨与伤心，让丽娜再次站起来，扑上前，连哭带骂：“老娘不活了，老娘跟你拼了，你个农民小子！你倒给老娘反了天！”

夫妻俩眼不睁、头不抬地酣战，直到打得彼此服气，枕巾上是血，沙发巾上也是。

建设只觉得痛快极了，结婚整整十年，从未有过这样的一次痛快，那种带着血腥味的酣战，那种只是以保证对方不死不残废为底限的痛击让他痛快极了，他打红了眼，看到丽娜将跌扑在地上，还在她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让她结结实实爬在地上。与之打斗的不像是自己同床共枕过的女人，女儿的妈妈，就像一个仇人，十年来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的阶级

敌人。

丽娜坐起来，双脚在地上踢，连踢带哭带骂。

建设吃惊了，连她九岁的女儿都不曾如此哭闹过！他又厌恶，又憎恨，迅速洗了手想要出门去，才在洗漱间镜子里看见颈上的四道血印子。那血印儿似乎顿时疼得渗心，刚才酣战的痛快全没了踪影，心酸欲泪，建设一把拉开门，去楼道里对窗站着，幸而楼道里静悄悄的。建设想要吸烟，衣袋里空空的，泪水像一根粗壮的虫子，毫不客气的恣意爬行在他脸上。

一门之隔的家里，丽娜还在长哭谩骂。这样不知体贴的女人，哪怕是生在帝王家也不过泼妇一个。这样的女人，怎么偏就是他的妻子，他女儿的母亲啊！

女儿快放学了，女儿要进这个家来了，建设怕女儿看见，但丽娜不怕。听见房子里哭声小了些，建设进了门，立刻开始收拾整理房间。卧室里一团零乱，丽娜斜陈在地毯上，建设进门收拾了带血的床单和枕巾，丽娜叫了一声：“跟你小子没完！以后，你别打算好活！”

建设嫌恶地皱了一下眉，仿佛眉头一皱就可以将那声音挤出去了。

丽娜闭着眼，三扯两扯，将身上的一件开司米扯下来摔进建设怀里，开司米上沾了血，她是要建设给她洗干净。

建设无言，习惯性地系上围裙，猛然间又一把扯下来，将围裙撕了，撕成两半还不解气，再撕，扯成了布条。

这围裙是母亲买了布，亲手在缝纫机上缝好送给儿媳的，为此，丽娜狂言恨透了那个农村老女人，说这个老女人管教了她。

数年来，是建设系着这围裙。

扯碎了，建设换上了干净的睡衣，先在盆里将血迹揉搓洗净，再放进洗衣机里，然后整理房间，拖地板。地板未干，就响起了敲门声。女儿回来了。

女儿南楠就像是一只小猎犬，一进门，看到整整齐齐的家，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睡觉的妈妈，一脸童真欢乐顿时没了，无声无息的放下书包，胆怯的叫了一声爸爸。

建设别过脸去，清了清声说：“饿了吧，爸爸这就给你做饭。”

女儿装作高兴地说：“爸爸，我来洗菜，我还会切菜呢。”

女儿已经非常敏感于这种气氛，她会透视的眼睛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使建设难堪的是：就在这夫妻打架后的半个月里，他还得白天黑夜的呆在家里，白天怕别人看到脸上的伤，晚上出去太久，怕女儿睡不好。

结婚不到十个月，女儿就出生了，建设在外说着蜜月宝宝的话，心里却犯了嘀咕：这叫男人痛苦一生的嘀咕。

可是女儿与他心心相通，他便知道这个女儿一定是他的；倘不是他的，也是有缘来做他的女儿，他想象不出有一个比这更好的女儿。女儿的成长令他心慰：聪明伶俐，不刁钻不尖刻，温和懂事。小小的女儿，是建设在这个婚姻里的人质。

3

和煦的春风来了，那绒毛也似的牧草在风中起伏着波浪。建设的养羊场调进一批新品种的小尾寒羊。南建设每每站在高高的院子里，看着四面绿色的山梁，看着眼底一群群洁白的羊子，听着羊舍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咩咩的叫声，觉得终于算是找到了可以躲开区政府大院，躲开家的一个安适之所。

建设总会看到那个容颜如花名叫花儿的姑娘在羊舍里忙碌，有时她也不是在忙活，而是和羊说话。分在她名下照顾的羊子有近百只，她却能和它们个个说得上话。她的确不是个灵动的姑娘，以这样姣好的容貌肯实心实意地为别人的羊子操心，单凭这一点，在如今这些精明的女孩子堆里就足以够得上傻了。建设还注意到：似乎别的女孩子谁都可以指使她去干活，她总是没有半点不快地一一答应。

这个姑娘，总让建设觉得奇怪，他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个姑娘，但想想姑娘的年龄，她的家在那么偏远陌生的一个小村镇，建设是绝不可能见过她的。

一天，建设听见她在和老张求情，要老张让她来管小羊。老张说：不行，经管小羊要精心哩，他喂了多少年羊了都操着心呢，别以为那小羊是好喂的。

见老张不答应，她就抱起一只小羊说：“让我来喂你吧，我会让你吃得饱饱的，我带你去晒太阳。”

建设被这傻姑娘逗笑了，走近了问她为什么要管小羊。

“小羊漂亮。”

她的回答不假思索，让建设笑出了声，对老张说：“那就让她帮你喂吧，我看你照顾那么多小羊也挺累的，你就多指导，让她来喂。”

花儿高兴得满面飞红。

因了将养羊场的未来们交给了一个从未养过羊的姑娘，还是因了那小白羊俏姑娘的图画养眼，花儿一天更比一天多地进入南建设的视线。建设往往坐在硷畔上一壶茶喝一个下午，当办公室副主任时养下的茶瘾、烟瘾一时不能消减。建设的眼底，就是那个养羊场，那个美丽的傻姑娘。

“啊--”又是红红的一声尖叫。让红红尖叫的事由简直太多了，手里的草粉撒了，羊的嘴唇碰着了她的手，或者走路的时候踩着一串羊粪，那声音尖利而短促，就像谁突然扼住了

她的喉咙似的。红红特别爱用这种夸张的声气，好像如同面临龟蛇动、百兽出，才导致她这样失声尖叫。女孩子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尖叫，大概她们明白尖叫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许她们真的一点也不明白，这样的尖叫并不是为了引起男人们隐密的联想。如今的大街上，角角落落里，男女聚集的地方，太容易听到女孩子失声尖叫了，就像被夹住了尾巴的动物一样放肆尖叫。

但红红的这一次尖叫似乎有着十足的理由，所以声音理应高过院落上空。尖叫处，建设看到小羊们个个兴头十足地涌出了羊圈的栅栏门，花儿拍着双手对小羊喊话。建设也惊得站起来，小羊跑丢了怎么办？撒开在草坪上被人看见了罚款怎么办？花儿这姑娘怎能这样大胆，这样没轻没重。

但他很快看到花儿就像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孩子一样，要小羊们排队走：“白牡丹，你慢点走！听话！”花儿走到了那只领头的羊跟前，手在它的秃脑袋上一抚按，羊群队伍便紧凑些了，再开步走，小羊简直就像孩子一样听话：“小菊花，你干什么呢！”这一声喊，那只跑出队伍欢跳的小羊就掉转头归了队。

小羊们咩咩叫着，排着队随花儿去了河边。

看着小羊确实听话，建设才放下心来，花儿显然也看到了站在高处的他，朝他喊道：“南场长，小羊想到外面去转转，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真是个傻姑娘，小羊想出去转，小羊给她说了。看着那一个苗条的身影，白色裤子，淡黄色的上衣，那一张近处曾见过的美丽年轻的脸，看她拍拍手，喊一声就能将一群羊子驯顺，建设真生不起气来。这姑娘到底哪儿傻呢，若是走进画家的笔下，花儿不就是个仙女么，可是在生活中，在这个养羊场里，花儿就不再是仙女了。这姑娘，其实还是个孩子呢！南建设思忖了半天，这样对自己说。

太阳将落，小羊就回来了，一个个小胡子上滴着水珠慢走欢叫，花儿挽着裤腿，手执一枝弱柳，走一步，停两步：“慢慢吃，这片草都是咱们的。”

小羊们进了圈，建设还在硷畔上坐着，花儿朝他望了一眼，又忙开了。仿佛是对他说，我把小羊带回来了。

“花儿，你来一下！”

南建设坐在高高的硷畔上喊道。老张道：“南场长叫你上去呢，这下好！你这女子，就是不听我的话！”

花儿上走上坡来，还是执着柳枝，不像是来挨训，甚至还看了一眼夕阳，大概是夕阳耀了她的眼睛。花儿来到了眼前，一双塑料凉鞋，脚还湿着，挽起的衣袖裤脚中，露出的胳膊、

小腿是那样白净细腻。南建设心里不觉赞许：可真是个漂亮的姑娘。

“河里水不凉吗？”南建设没想到自己要说的是这话，而且说得那样慈祥。

“不很凉。”

“在家里经常干活么？”花儿以柳枝扫地，一一回答。养羊场许多人在忙活着，在说着傻姑娘花儿今天将小羊放出圈，场长正训她呢，可硷畔上的两个当事人谁也没有提到这一件事。花儿说：“南场长，小羊跑得太少了，有的小羊懒得都跪着吃哩，蹄子都软了。”

春深不知处。花儿去河里洗衣服，见到田边各色的野花开了，就痴迷了，便采来一大把，想拿给小羊们看。

“花儿，你干什么呢？”南场长看到手捧鲜花的美丽姑娘一脸喜色地回来了。

“去采花。”

“采花，当心你被采了！”红红在一边低低咕哝了一声。

“你要么，给你。我再去采。”花儿不理红红，大方地将鲜花向南场长递过来。

红红突然在一边笑得弯腰屈背，动颜破嗓，引得别的女孩也嘎嘎大笑。花儿却一脸迷惑，不明白在她看来如此美丽的鲜花有什么可笑。

南建设看花儿那大惑不解的样子，不禁也微微一笑：可真是个傻姑娘。

花儿明白了，她们又是在笑她傻，真不知道自己又有哪里招人如此狂笑。花儿讨厌女伴们的那份狂笑，那笑让花儿心里半天高兴不起来。但是南场长那神秘莫测的一个笑，让花儿不由在心下仔细的琢磨：他笑什么呢？

第一批羊子卖出去了，建设给大家发了两个月的工资，又放了一半人员的一天假。

几个女孩子从几十里外的华池县回来后，人人换上了一两件新衣服。建设扫了一眼她们的新衣服：有红的，果绿的，还有大花的。花儿换上的是一件淡蓝色绢绸连衣裙，无袖一字领，在胸前和下摆斜对称是几朵白色硬纱叠成的小玉兰花，显出她的长胳膊白腿，这傻姑娘，倒挺会挑衣服，不由又打量了一眼。花儿看到场长看她，脸上掠过一面娇羞。建设突然觉得，他一定是在哪里曾经见过花儿。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大草场上，在这个只有羊子和牧草的村庄，来了一个模样似曾相识的美女子，建设觉得这简直是上天对他下野养羊的补偿。

夏天来了，南场长穿的是一件深蓝色衬衫和乳白色长裤。花儿见了，抿嘴一笑，她觉得他好像是纸剪的蓝人儿：那像太阳落山后的天幕一样蓝格盈盈的衣裳，那像初升的月亮一样柔和的脸。

花儿独去河里洗衣服，南建设突然想起自己也有两件衣服要洗，就端了盆和花儿一起走去，

忽然听得身后红红一声并未真正压低的斥骂：“傻货，给人卖了还给人家点票子呢！”

建设清清楚楚听见了，知道红红是生气前两天要给他洗衣服被拒绝的事，看花儿的表情，仿佛是也听到了。花儿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就像那只是眼前的一点点尘埃，只需微微皱一下眉头就足以躲开；抑或是，花儿在某些方面更像是一个还处在混沌沉睡中的婴儿，她好不容易觉醒，捕捉到了一点人类的情绪，皱一皱眉头，想将感受到的痛苦表达为一声啼哭，但是痛苦在刹那之间就消失了，表达痛苦的技能也在刹那之间遗忘，她又重新回到了广大的、混沌的睡眠中。

就只有这微微的一个皱眉，花儿端着洗衣盆，依旧在他身边不远不近的地方行走，不语，也不恼，青春的脸庞，美丽的身姿，协调的步态。她的行走因为没有想过要突出什么、显示什么而完整地保留了优美人体的自然动态，就像猫儿的行走，并未经过训练，却有一种天然娇慵；像小鸡娃的行走，并未通过学习，却自生一种步步回首的灵动。花儿的行走是无声的，是一种风行水上的轻淡与天然，以这样年纪的女孩子而论，花儿的步态仿佛有些缓慢、过于稳重。

花儿啊，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姑娘？

建设心里转着几个来回，真想叫住红红，问她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说得出这么恶劣的话来，还像个女孩子的样儿吗！但看花儿那样不管不顾的样子，便也作罢。

女孩儿是水做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女孩儿都是水做的，这水做的女孩子太稀少了。

花儿是水做的女孩儿吗？

花儿不是，花儿少了水的灵动与优柔。

天气热了，得从河里拉更多的水，大量的洒进羊舍降温。新调来的小尾寒羊可是宝贝，占着当地大量推广这一新品种的优势，建设的养羊场其实已经做了几次买进再卖出的中转，这就得了好大一笔钱。割草工、养羊的女孩子们都高兴，他们干活时唱着曲儿，笑闹着；建设也心情很好，每到下午，建设就和大伙一起去周湾水库边乘凉，几个年轻汉子早就在水库下游游泳去了，建设和女孩子们在水库近前洗衣服，洗洗脸，然后再和她们说笑着回去，泡一壶清茶喝到夜风拂凉时再睡去。几个月里，建设感觉自己好像胖了一点，原先在政府大院里低首疾行的急进之心远去了，步子慢了，背也好像挺直了，挺像一个男人的，建设心里甚至这样想。

硷畔下，小张呐喊谁跟他去拉水，见没人应，又喊道：“花儿，你没事跟我拉水去。”

花儿答：“我不情愿去。”

老张追出来对小张说：“我跟你去。”